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现代社会学文库 第二辑



青年与社会变迁： 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

The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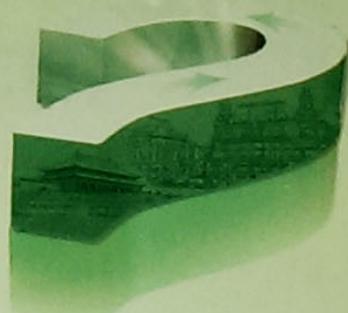
李春玲 [俄] 科兹诺娃 (P. M. Kozyreva)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现代社会学文库 第二辑



青年与社会变迁： 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

李春玲 [俄] 科兹诺娃 (P. M. Kozyreva)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S. V. 扎哈罗夫 (S. V. Zakharov) 莫斯科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人口学所副所长。1991 年获得俄罗斯科学院人口与社会经济学所人口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过渡、俄罗斯

E. S. 米特罗法诺娃 (E. S. Mitrofanova) 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初级研究员，于 2011 年在该学院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并且自 2011 年起在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人生历程、人口行为和各年龄段的人口学，曾发表过 11 篇有关俄罗斯各年龄段的人们在其人生历程中出现的生育、婚姻、性行为等方面的转变的文章。最新英文作品有：《俄罗斯人的人口行为：各年龄代的家庭及生育模式》。

俄罗斯青年人口特征^{*}

有关“青年”及其年龄的界定还没有国际通用的标准。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认为，青年的年龄范畴应该在15~24岁。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认为，青年人包括15~29岁的所有人。^① 本文将使用后者的界定，这样可以允许我们兼顾俄罗斯和国际标准。

一 年轻人生活策略的变化

当前，俄罗斯社会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数量分布是平衡有利的。这是因为老年人较少，儿童人口也相对较少，由此带来了“人口红利”（参阅图1），具体情况是：抚养率实际上达到了俄罗斯历史最低点（如表1所示）。但

* 本文是基于2013年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HSE）在基础研究框架下开展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新趋势与社会经济预测核算”（The Newest Trends in Russia'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Accounting for Socio-Economic Forecasting）成果的研究。作者要感谢米歇尔·里夫金-菲什，为论文的英文版编辑提供的宝贵支持。

① 参阅：Scherbakova E. M., The Youth in the World: Main Demographic Trends. *Demoscope Weekly*. No. 509 - 510 (May 1 - 20), 2012, <http://demoscope.ru/weekly/2012/0509/barom02.php/>; Russian Youth, 2010. Statistics Digest. UNICEF, Rosstat. Moscow, Russian Statistics, 2010, http://www.gks.ru/free_doc/doc_2011/MOLODEG_RUS_2010.pdf.

是，这种成本最大化的年龄结构并不能持续很久。大量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年轻人将由数量相对较少的 90 后年轻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取代（见图 1）。根据 2012 年俄罗斯联邦调查机构 Rosstat 发布的人口预测，假定 2030 年与当前退休年龄仍相同（女性 55 岁，男性 60 岁），那么未到工作年龄（16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将与现在基本一致（约 17%），但退休人口的比例将显著提高，从 23% 提升到 29%。现在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数量较少，他们将承受比例更高的老年人所带来的重担。税收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增加，个人和家庭开支随之减少，这都将限制年轻人的生活策略选择及行为。为了迎接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现代的年轻人和即将成长起来的一代将不得不极力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并有效利用这些资本。因此，可以假定年轻人将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当下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的基本变化。虽然代际冲突概率相当高，但他们仍会通过寻求新的生活策略以维持代与代之间的经济和人口上的相互关系。

表 1 基于人口普查及 Rossta 七预测的俄罗斯抚养率
(包括 2020、2030 年预测)

普查年份	工作人口占比 (%)	每千人工作人口的抚养数		
		总人口	儿童	老年
1926	51.6	936	770	166
1939	53.1	885	724	161
1959	58.4	714	512	202
1970	56.2	780	508	272
1979	60.4	655	385	270
1989	57.0	755	430	325
2002	61.3	631	296	335
2010	61.6	623	263	360
2020(预测)	55.4	805	328	477
2030(预测)	54.6	831	308	523

来源：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0 - 2011. 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Отв. ред. А. Г. Вишневский. М.: ГУ - ВШЭ, 2013 (в печати)。

决定每一代人的价值观、规范、行为及其最终命运的是其出生时的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年轻人职业生涯、成家及生育初始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国家发展得越缓慢，不同世代同一生命阶段的行为越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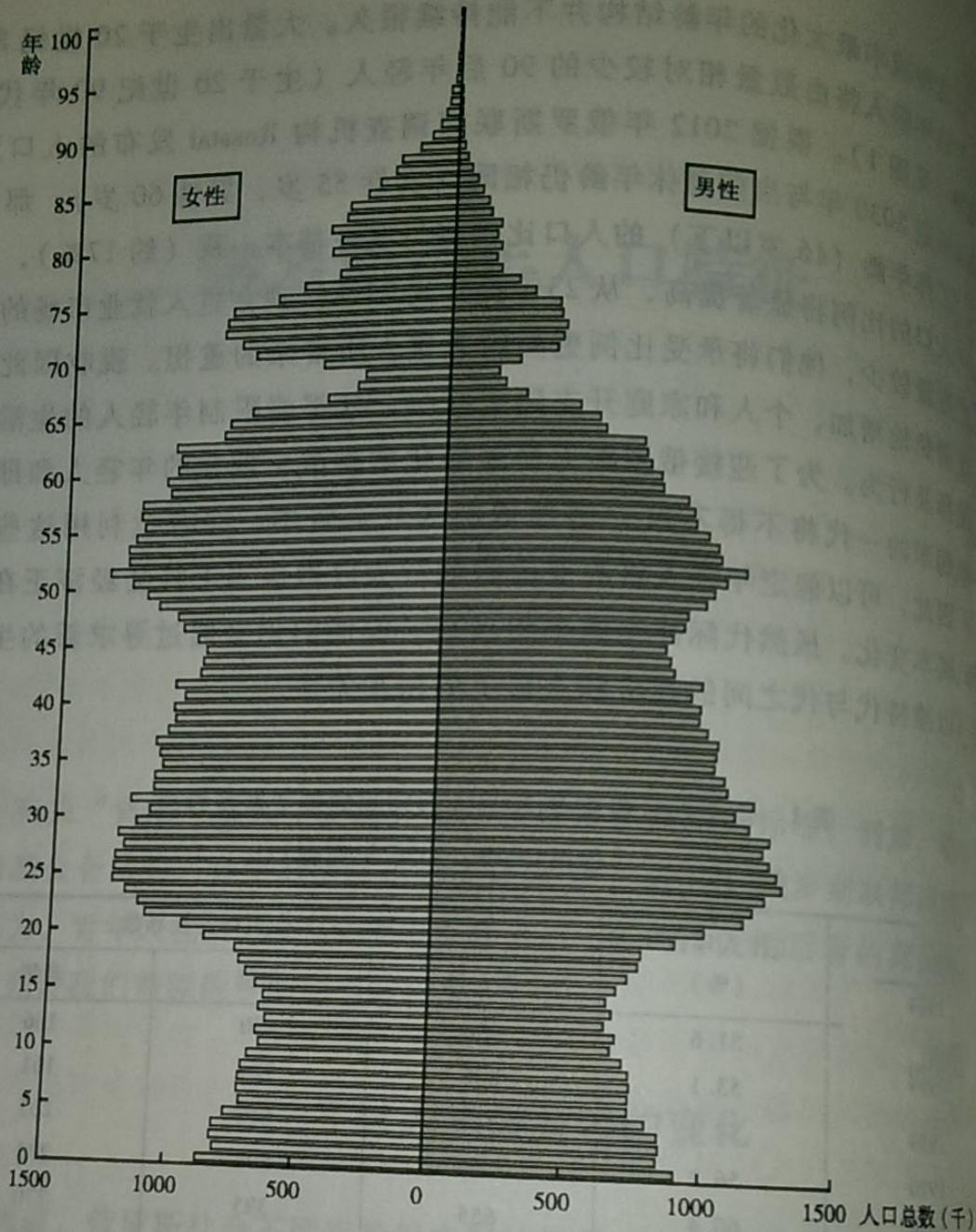


图1 2012年1月1日俄罗斯年龄—性别金字塔

来源：Rosstat 未发表数据。

二战后，苏联当局在使用限制性措施的同时，激励人们在可接受的范畴调整自己的经济、人口和社会行为，人们的生活阶段变得高度标准化。^①有

① Blum A., Sebille P. and Zakharov S.,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 Adulthood in France and Russia: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Revue d'études comparatives Est-Ouest*, vol. 40, no. 3-4. (Special Issue: Families East and West: A Half Century of Changes in Europe), 2009, pp. 133-161.

代表性的最新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例如，数据显示，在 20 世纪下半叶，从有伴侣（结婚或同居）到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间隔时间，在苏联所有的世代及所有的亲密关系类型中都几乎相同（参阅图 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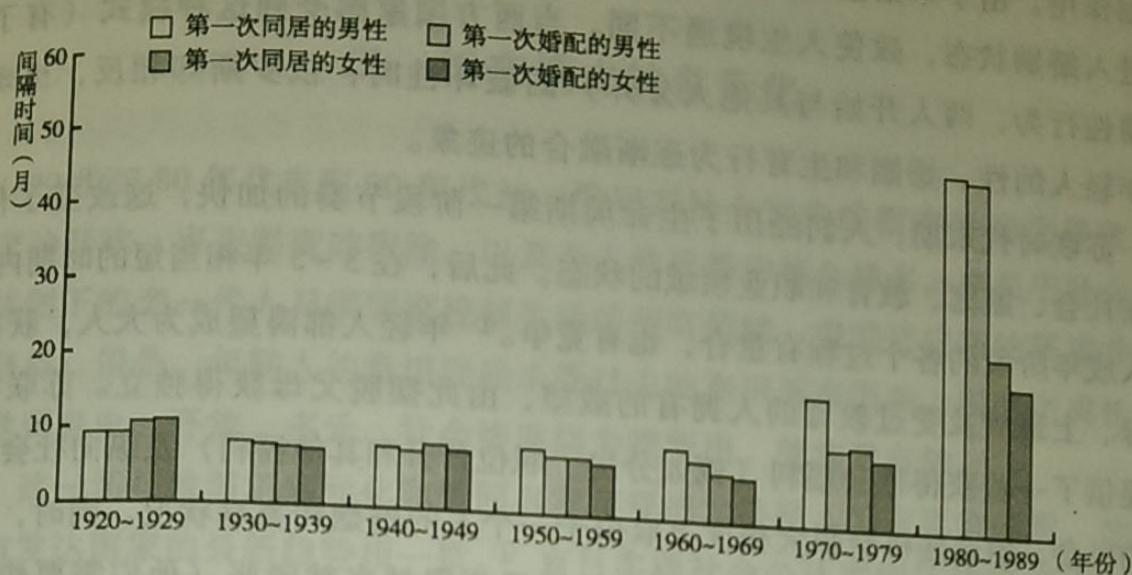


图 2 从有伴侣到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间隔中位数
(按性别和伴侣状态划分)

来源: Mitrofanova E. S., *Demographic Behavior of Russians: Family and Fertility Patterns Across Generations Demographic Behaviour in Terms of Family and Fertility*. *HSE Economic Journal*, 2011, vol. 15, no. 4.

如图 2 所示，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家庭行为是稳定和一致的。可以注意到，人们的生育、家庭和性行为都是标准化的。第一次婚姻往往与有第一个孩子紧密相关；有孩子而没有婚姻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不被社会认可。

尽管如此，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人们的实际行为已开始显现变化的迹象，而且与已有规范冲突。^② 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开始下降，而且由于缺乏普遍有效的避孕药具，人们初次性经历往往导致意外怀孕。这种情况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堕胎，要么奉子成婚。尽管堕胎是合法和普

① Mitrofanova E. S., *Demographic Behavior of Russians: Family and Fertility Patterns Across Generations Demographic Behaviour in Terms of Family and Fertility*. *HSE Economic Journal*, 2011, vol. 15, no. 4, pp. 519 - 542.

② Mitrofanova E. S., *Demographic Behavior of Russians: Family and Fertility Patterns Across Generations Demographic Behaviour in Terms of Family and Fertility*. *HSE Economic Journal*, 2011, vol. 15, no. 4, p. 153.



遍可行的，但并非每位年轻女性都会放弃第一次怀孕，而可能选择保住孩子。这种解决方案也是医生所积极提倡的，他们一致认为终止第一次妊娠会有副作用。由于未婚生育仍为人诟病，所以许多年轻人比他们原本希望的更早进入婚姻状态，致使人生境遇不同。当西方国家感受到这种模式（有了婚前性行为，两人开始与其他人分开）的破坏性时，俄罗斯却相反，出现了年轻人的性、婚姻和生育行为逐渐融合的迹象。

苏联时代末期，人们经历了生命周期第一阶段节奏的加快，这改变了他们在社会、家庭、教育和职业领域的状态。此后，在3~5年相当短的时期内，迈入成年阶段的各个过程有重合，也有竞争。^①年轻人都渴望成为大人，获得父母、上班族及受过教育的人拥有的威望，由此摆脱父母获得独立。苏联社会提供了一些获得社会福利（例如分房、职位晋升和其他福利）及纵向社会流动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同时，因为所有的重要角色一并而来，年轻人的境遇变得越来越紧张（他们需要快速“成人”）。

年轻时，要保持性、婚姻和生育行为的连续会与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生涯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离婚率异常高、人工流产率高、儿童被遗弃的现象广泛存在，以及再生育的概率低等。过早组成家庭增加了贫困发生的几率，减缓了年轻人接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进程，以及他们的地域流动性。苏联人口行为的这种模式没有前途，因为它形成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不可避免的社会政治现代化环境中，具有与生俱来的荒谬性。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人，其社会化过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从步入第一次婚姻到有第一个孩子之间的间隔迅速变长。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经验事实，但它的确提供了证据，表明俄罗斯数百年的人口行为开始发生根本转变。性、婚姻和生育行为不再像以往那样密切相关。这主要是由于避孕药具的引入、同居和未婚生育接受度的增加，以及公共话语对性话题的包容。

^① Mitrofanova E. S., Demographic Behavior of Russians: Family and Fertility Patterns Across Generations Demographic Behaviour in Terms of Family and Fertility. *HSE Economic Journal*, 2011, vol. 15, no. 4, p. 160.

这种变化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种多元化行为模式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试图在下文中，通过对年轻人的婚姻、生育、性和避孕行为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 婚恋模式的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导致了国家的开放、审查制度的废除，以及个人的选择和机会增多。成长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老一代人习惯国家控制生活的所有领域，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并从中获益；但是，年轻人的意识经验未受过去的意识形态影响，因此在成长中感觉到自由、开放、多元、社会物质能为我所用，就非常自然。

这一切导致需求多元化和赞同自我实现成为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观，这些都与发达国家的最新趋势相一致。^①盲目实践社会公认准则让位给做出个人选择。^②既有价值观虽还未彻底改变，但人们的价值体系不再唯一，开始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兴趣有意识地进行表达和选择。

俄罗斯当代青年，如出生于1983~1997年的一代，与上一代的观点、志向和选择非常不同。^③其根本原因在于诸如自由、独立和个人主义等“新价值观”在不断发挥作用。^④从这些价值观衍生的观点和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不再受任何特有行为模式的羁绊。

① Inglehart R.,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Van de Kaa D. J.,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vol. 42, no. 1.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Washington D. C., 1987; Lesthaeghe R. and Neels K.,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atial Continuity of Demographic Innovation in France, Belgium and Switzer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2, vol. 18, no. 4, pp. 325 - 360.

② Lesthaeghe R., On Theory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Family Form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4, 1998, pp. 1 - 14; *Demographic Modernisation in Russia, 1900 - 2000*. Ed. by A. G. Vishnevsky. Moscow, New Publishing House, 2006, p. 139.

③ 参阅: *Young Peoples' Revolution of Aspirations and Changing Life Strategies: 1985 - 1995*. Ed. by V. S. Magun. Moscow, ISRAS, 1998; Magun V., Engovatov M., The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of Young People's Life Aspirations and Strategies: 1985 - 2001. *The Russian Public Opinion Herald*, no. 4 (72), 2004, pp. 70 - 82.

④ Yadova M. A., What Is Modern and What Is Traditional in the Values of Post-Soviet Youth.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2, no. 1, pp. 114 - 125; Lisauskene M. V., The Change Generation: Evolution of a New Mentality. *Buryatia State University Bulletin*, Issue 14, 2008, pp. 153 - 158.

21 世纪的青年更在意经济和独立，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①，非常务实，对任何家长作风的表现都很不信任，只想靠自身实现自己的目标，^②在教育、就业和家庭生活方面也同样如此。

现代年轻人更加雄心勃勃，比上一代流动性更强，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急切地为自身投资，以便增加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伴随着网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没有任何束缚，世界向他们敞开。唯有存在的问题是，需要从个人角度评估垂直和水平（地域）社会流动的合理机遇。

还没有家庭和孩子的年轻人更具有流动性。当前的趋势包括：接受教育的时间延长，结婚和生育时间推迟。这些人生大事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而上一代人的这些间隔时间则非常短。^③如今，年轻人以较缓的节奏构建人生，花更多的时间做重要的决定，在充满机遇的世界允许自己有更多选择。

婚姻和伴侣

1991 花
强始明确

认为社会应该介入个人生活的共产主义原则早在二战后就被质疑。1991 年后，这种理念在人们对个人隐私需求的压力下迅速瓦解。私人领域开始明确独立于公共领域，变得更为私密。由此，家庭心理学就更加重要，强调爱、平等、相互理解和支持、自我实现，以及伴侣的个人利益等价值观的重要性。^④

伴侣们对彼此开始有更高的要求，幸福的婚姻越来越取决于家庭伴侣之间的实际关系。^⑤离婚开始变得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已婚夫妇中，强调性别平等也越来越普遍。^⑥

① Panarin S., Security and Ethnic Migration in Russia. *Pro et Contra*, 1998, vol. 3, no. 4, pp. 5, 14, 17-25.

② Blum A., Sebille P., and S. Zakharov. *Ibid*, p. 158.

③ Blum A., Sebille P., and S. Zakharov. *Ibid*, pp. 160-161.

④ Chernyak E. M., Young People's Pre-marital Behaviour as an Indicator of Family Stability. *Demographic Studies* (Moscow), 2009 (10). (http://www.demographia.ru/articles_N/index.html?idR=20&idArt=1573#_ftn3); Vovk E., Non-registered Intimate Unions: Are These New 'Kinds' of Marriage or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Part 1). *Social Reality*, no. 1, 2005; Vovk E., Non-registered Intimate Unions: Are These New 'Kinds' of Marriage or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Part 2), *Social Reality*, no. 2, 2005.

⑤ *Ibid*

⑥ Magun V. S., Normative Attitudes to Family in Russia and in France. In S. V. Zakharov, T. M. Maleva, and O. V. Sinyavskaya (eds.) *Parents and Children, Men and Women in Family and Society*. Moscow, Independent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2009 (2), p. 140.

1. 婚姻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到20世纪末，过去导致人们结婚的很多因素都消失了。婚姻不再是苏联时期一些可得利益（比如可以分房或在职位上得到晋升）的必要前提，它不再需要得到家人、同事和社会的认可，或者不一定非要使其性关系合法化。^①

由于国家刺激（或限制）影响的减退，人们对婚姻制度的态度开始改变。结婚登记失去了象征同居关系起点的意义。年轻女性经历了教育、社会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扩大，不再把婚姻看成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

对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来说，婚姻无疑是亲密关系的主导形式，无论是在25岁、30岁、35岁，还是40岁，95%~99%的时间都是与伴侣在婚姻中共同度过的；生于1965~1969年的女性，到35岁时，与伴侣正式结婚，共度的时光只有90%；生于1970~1974年的女性，到30岁时，不到80%的时间是和伴侣在一起；1975~1979年出生的女性到25岁时，与伴侣在一起的时间略高于75%。^②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女性，有半数会在恋爱一年后结婚，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仅有30%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表明两性亲密关系快速合法化的趋势已经结束。^③如果年轻人不在3~5年内使其同居关系合法化，那么此后也不大可能再这样做。实际上，自同居开始，到第五年和到第十年登记结婚的人数几乎差不多。因此，不仅结婚登记推后了，而且婚姻也被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取代。

图3显示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不同年龄组从未结过婚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人口普查中包含了一个相关问题）。^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早婚模式盛行于俄罗斯。根据1989年人口普查和1994年小型人口普查，20~24岁年龄段，不到60%的男性和少于

① Gurko T. A., Ignatova L. V., Marital Choice In Russia in the Early 1990s. *Family in Russia*, no. 3, 1997, p. 51; *Demographic Modernisation in Russia*, 2006, p. 95.

② Zakharov S. V.,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ital and Partnership Relations in Russia: The End of Traditional Marriage's 'Golden Age'? In T. M. Maleva, O. V. Sinyavskaya (eds.) *Parents and Children, Men and Women in Family and Society*. Moscow, Independent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2007 (1), p. 125.

③ 同上，第102页。

④ 1939年、1959年和1970年的人口普查仅将婚姻状况划分了两种类型：已婚和未婚。这就无法区分出从未结过婚、寡居（或鳏居）和离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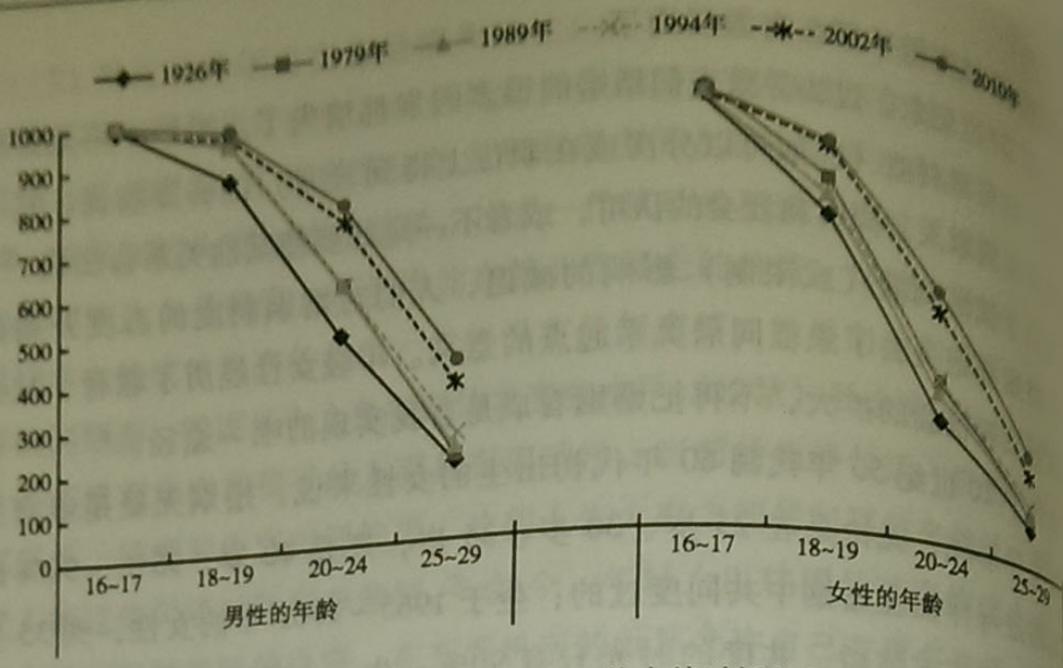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年龄组男性和女性每千人中从未结过婚的男性和女性人数：
基于1926、1979、1989、2002、2010年俄罗斯人口普查及
1994年小型人口普查数据

来源：The All-Soviet Union Census of 1926. Volume LI. USSR. Chapter III. Marital Status, Etc. Moscow-Leningrad, 1931; USSR Demographic Yearbook. Moscow, 1990, pp. 190 - 191; Marital Status and Birth Rate in Russia (Based on the Microcensus of 1994). Moscow, 1995; Results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ensus of 1992. Volume 2. Sex-Age Structure and Marital Status. Moscow, 2004. pp. 300 - 309; Rosstat unpublished data.

40%的女性从未结过婚；25~29岁年龄段，21%~24%的男性和12%~14%的女性从未结过婚。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人口普查显示，最年轻的群组中单身女性的比例与1979年相比较少，这意味着结婚年龄更早。

但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变化。2002年人口普查显示，22~24岁年龄段中，73.6%的男性和少于52.6%的女性从未结婚。与之相应，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同年龄段中男性和女性从未结婚的比例分别为77.5%和57.2%。25岁结婚不再是主流模式。30岁人口中，40%的男性和超过25%的女性未婚。即使是在20世纪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也象征着人口行为发生了巨变。

图4也显示出婚姻普及性的削弱。性与婚姻行为的转型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90年代获得了合法性，这导致了新行为模式在新千年的发展。

2. 初婚年龄提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的婚姻就已经开始“变老”。这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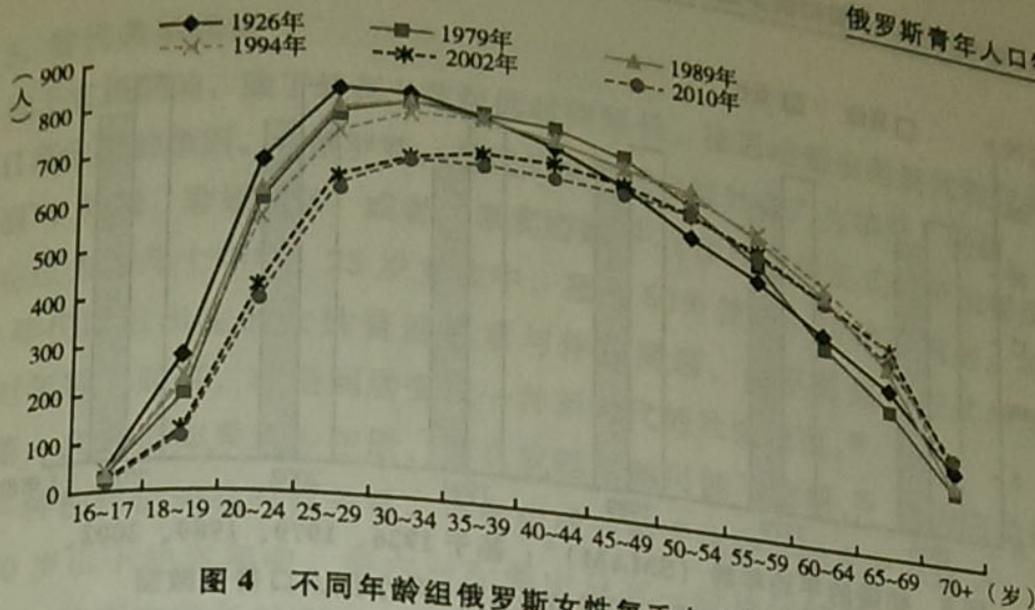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年龄组俄罗斯女性每千人中已婚人数

来源：The All-Soviet Union Census of 1926. Volume LI. USSR. Chapter III. Marital Status, Etc. Moscow-Leningrad, 1931; USSR Demographic Yearbook. Moscow, 1990, pp. 190 - 191; Marital Status and Birth Rate in Russia (Based on the Microcensus of 1994). Moscow, 1995; Results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Census of 1992. Volume 2. Sex-Age Structure and Marital Status. Moscow, 2004. pp. 300 - 309; Rosstat unpublished data.

是人们花在教育上和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上的时间延长所致；也与那些非正式婚姻模式的流行有关，它们通常先于婚姻发生，并与婚姻形成竞争关系。^①

如今，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在 26.5 ~ 27.5 岁，女性在 24 ~ 25 岁（根据估算的方法）。也就是说，与上一代相比，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都增加了至少 2 年（见图 5）。^②

1926 年人口普查之后的 50 年里，人们的初婚年龄没有显著增长：男性初婚的年龄增加了 1.2 岁，女性仅增加了 0.6 岁。1989 年的人口普查和 1994 年的小型人口普查显示，与 1979 年的数据对比，初婚年龄仅有微弱变化。1994 年后初婚的年龄开始急剧增长，到 2002 年增加了 1.6 ~ 1.8 年；2010 年增加了 2.1 ~ 2.6 年。

1989 年和 2011 年同一年龄组初婚年龄的对比，揭示出苏联与俄罗斯当代年轻人在婚姻行为上的显著差异（见图 6）。

① 要了解更多有关俄罗斯和海外的婚姻年龄构成及非正式婚姻，请参看 Population of Russia in 2005. Thirteenth Annual Demographic Report. Editor-in-chief by A. G. Vishnevsky. Moscow,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2007, pp. 49 - 52; Zakharov S. V., The Marital Age Model in Russia. *Annals of the Fatherland*, 2006, vol. 31, no. 4, pp. 271 - 300.

② Zakharov S. V.,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ital and Partnership Relations in Russia *Annals of the Fatherland*, 2006, p.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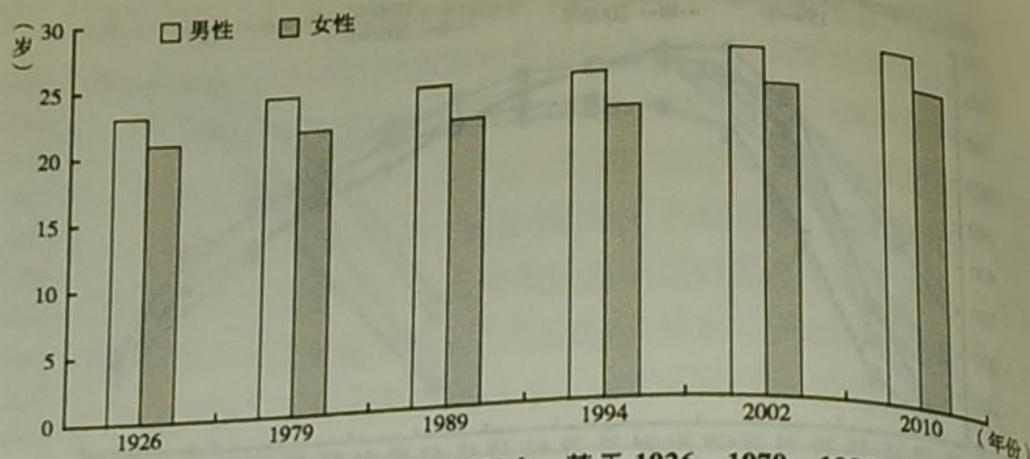


图5 初婚的平均年龄 (SMAM)^{*}：基于1926、1979、1989、2002、2010年俄罗斯人口普查及1994年小型人口普查数据

* 平均初婚年龄 (SMAM) 最初由约翰·哈伊纳尔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之后被联合国广泛推荐应用于人口统计数据中。平均初婚年龄是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所提供的从未结过婚的各年龄段人数计算得出。参阅 *Patterns of First Marriage. Timing and Prevalence*. United Nations. N. Y., 1990, pp. 323 - 327.

来源：根据图3的数据来源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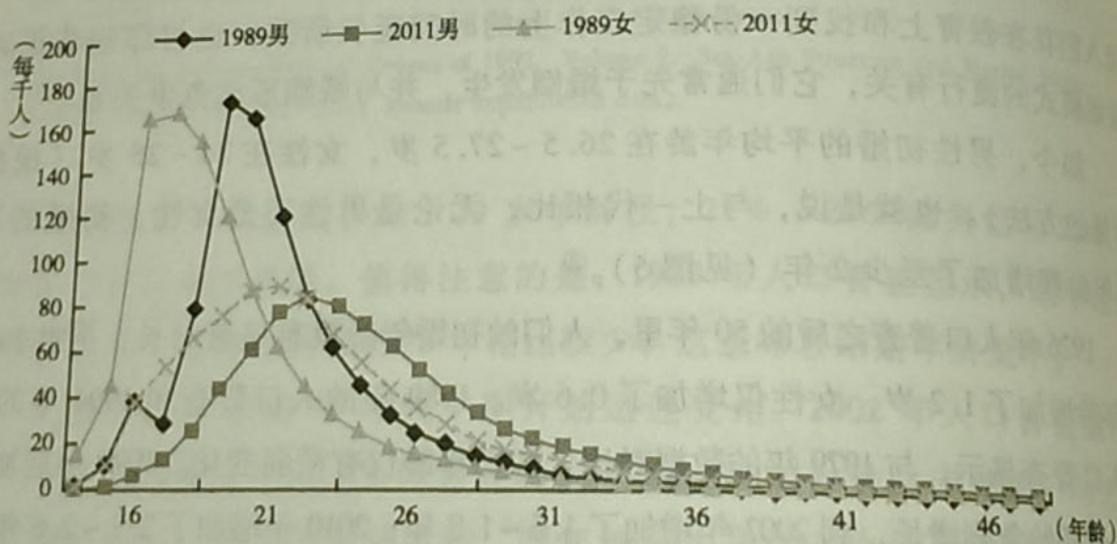


图6 俄罗斯人各年龄段每千人中结婚人数

来源：基于 Rosstat 未公布数据的估算。

初婚的人口比例下降了一半，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平均增加了大约两年时间，而且年龄之间的差异开始消失，证明人们的选择开始多样化。初婚的年龄（统计数据和社会表象显示）已经变得更加分散，不再集中在社会认可的初婚年龄（1989年的标准为，女性19岁和男性21岁）。2011年，初婚的年龄范围更宽，女性22岁，男性24岁。

3. 替代关系模式

如上文提到的，除了教育上花费的时间延长，推迟结婚也是新的替代关系模式日渐流行的原因。在俄罗斯，替代关系模式已被社会广为接受，例如，“无证婚姻”、同居、非婚同居，或者“事实婚姻”^①（非民政局正式注册的婚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25岁女性中，超过80%曾与一位伴侣同居。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性普遍愿意与伴侣同居，而不是选择正式结婚。^②至少对年轻人而言，非婚同居变成一种新时代的社会规范。^③

第一次婚姻如果未经注册，那么就越来越可能不注册，^④因为它通常是基于一种性伴侣的临时性关系，不会组成一种子承膝下的真正家庭。^⑤

20岁以下的青年中，每六对配偶中只有一对登记结婚。在21~24岁年龄段，甚至在稍长的30~44岁年龄段，不注册结婚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虽然在后一年龄段中，注册与不注册结婚的比例是3:1。^⑥

图7显示出1994年小型人口普查（俄罗斯的首次大规模调查，包含了这项问题）及随后的人口普查中，宣称结婚的人当中未正式注册的婚姻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非正式婚姻的比例相对较小。在16~17岁年龄段，这种关系占到所有（注册和未注册婚姻）家庭的1/3；年长一些的年龄段，这一比例略低，20岁年龄段，这一比例不到10%。到2002年和2010年，在更成熟的年龄段中，非正式家庭的伴侣关系仍不是非常普遍（年龄在三四十岁的人中，这一比例为10%~15%）。但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这种关系则是一种替代正式婚姻的流行方式。2002年，16~17岁宣称已婚的，近55%是非正式婚姻；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女性60%，男性

① 事实婚姻（未进行结婚登记）在俄罗斯经常被误称为“世俗结婚”。而“世俗结婚”这个名词最初诞生于后革命时代的法国，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俄罗斯内战”时才传入俄罗斯，以指称在民政局正式注册的婚姻，而非采用宗教仪式认证的婚姻。

② Dolbik-Vorobey T., Students on Marriage and Fertil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No. 11, 2003; Zakharov S. V.,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ital and Partnership Relations in Russia, 2006, p. 101.

③ A. G. Vishnevsky, *Demographic Modernisation in Russia, 1900-2000*. Moscow, OGI, 2006, p. 100.

④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5. Тринадца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Отв. ред. А. Г. Вишневский. М.: ГУ - ВШЭ, 2007, с. 62.

⑤ Zakharov S. V.,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ital and Partnership Relations in Russia, 2006, p. 126; Kon I. S., Three-in-one: Sexual, Gender, and Family Revolution. *Demoscope Weekly*, no. 447-448, 2010,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10/0447/analit05.php>.

⑥ Vovk E., Non-registered Intimate Unions: Are These New 'Kinds' of Marriage or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Part 1). *Social Reality*, 2005,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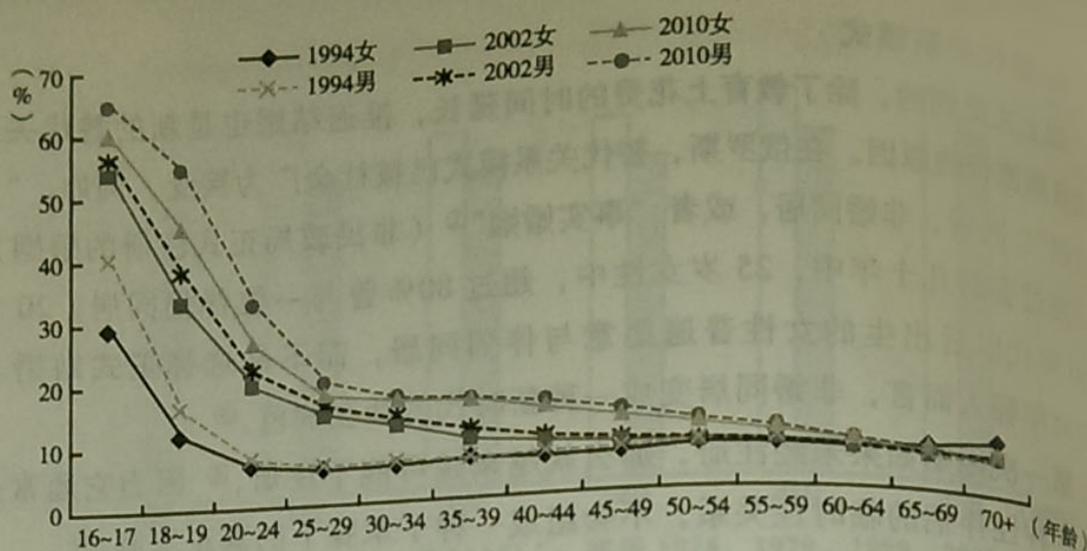


图7 表示已（正式和非正式）结婚的男性、女性当中未正式注册的婚姻比例：基于俄罗斯1994年小型人口普查和2002、2010年人口普查

来源：Marital Status and Fertility in Russia (Based on the 1994 Micro-census). Moscow, 1995; The Results of the 2002 National Census, vol. 2; Sex-Age Structure and Marital Status, Moscow, 2004, pp. 300-309; Rosstat unpublished data.

65%。1994年以来，35岁以下宣称已婚的人当中，非注册婚姻的比例增长了三倍以上。20岁以下年龄段，每两对配偶中有一对是非正式婚姻；20-24岁年龄段，有1/4的女性和1/3的男性，婚姻没有登记；25-29岁年龄段，17%的女性和20%的男性称，他们处于未登记婚姻状况中。

但应该记住，如许多俄罗斯社会学家解释的，人口普查数据没有覆盖所有的既有关系人群，因此会低估同居这种非正式婚姻的流行程度。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最可靠的抽样调查数据——“俄罗斯的世代和性别调查”数据^①。2011年有关20-24岁人群的调查，每两个与女性同居的男性中仅有一个正式注册结婚。在同年龄段中，略多的女性（60%）称她们与同居伴侣是正式婚姻（参阅图8和图9）。正式注册结婚的普及程度与年龄相关，30岁的男性和女性的注册婚姻比例均达到80%。但是，在2004年（第一波）调查和2011年（第三波）调查中，声称“正式结婚”的比例在

^① 俄罗斯抽样调查“家庭和社会中的父母与孩子、男人与女人”（Parents and Children, Men and Women in Family and Society）（RusGGS-2004年、2007年、2011年）是“世代和性别”调查项目的一部分，由欧洲经济委员会实施，位于莫斯科的社会政策独立研究所负责协调项目的执行。了解项目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www.unece.org/ead/pau/ggp/Welcome.html>, http://www.socpol.ru/research_projects/proj12.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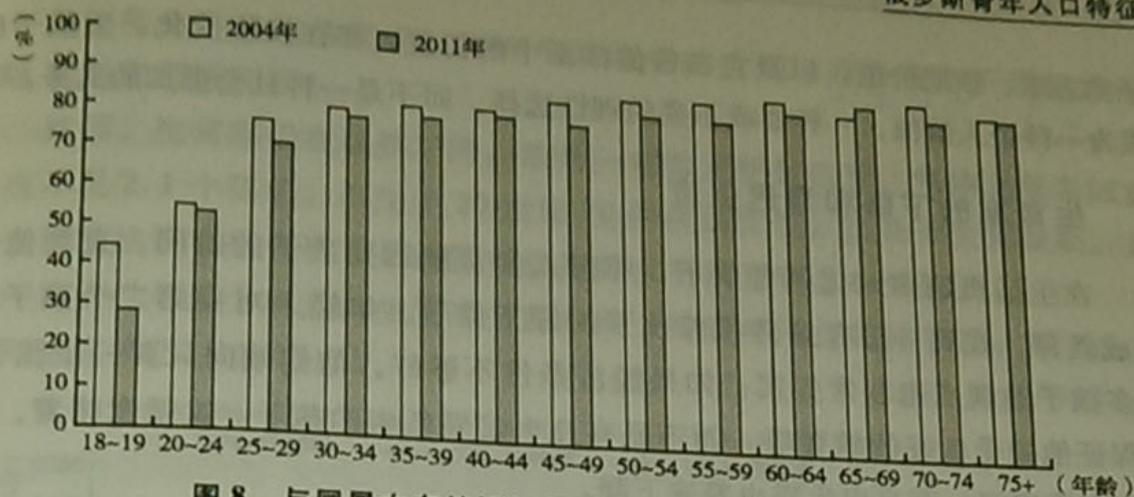


图8 与同居女友结婚的男性比例 (2004年和2011年)

来源：基于 RusGGS 数据的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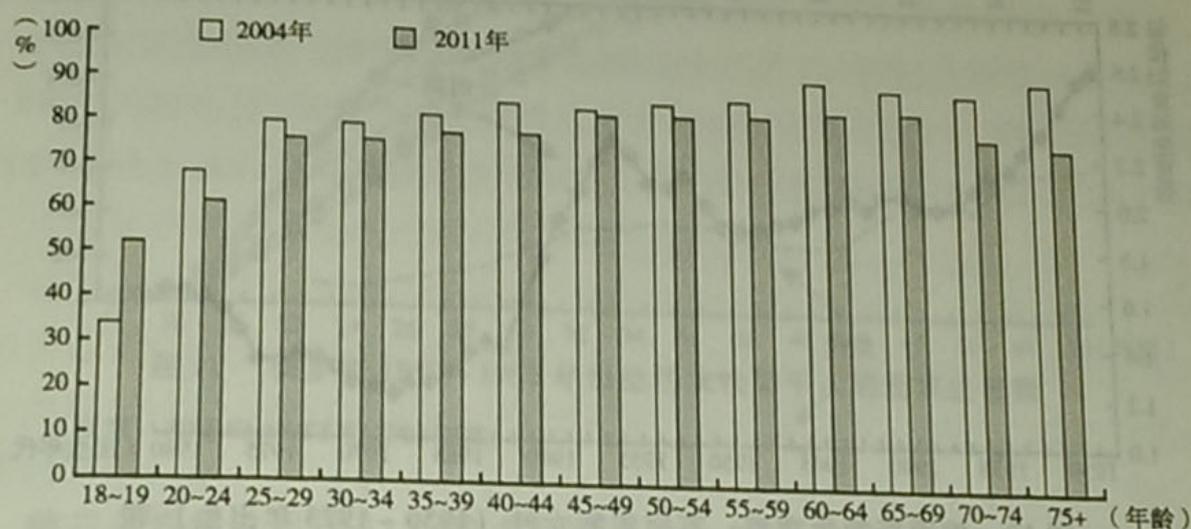


图9 与同居男友结婚的女性比例 (2004年和2011年)

来源：基于 RusGGS 数据的估算。

所有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中均下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尚待进一步分析。当社会对非传统的家庭模式越来越包容，被调查者对回答“你的婚姻是注册的吗？”这类问题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诚实，这些都可能导致承认非正式婚姻，甚至共有孩子的比例不断增高。

三 生育选择的理性化

正如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出现的情况，当社会从传统生育模式转向夫妇刻意控制生育的现代模式时，生育的量和质的指标都会发生变化。对于生孩



子的态度、预期价值，以及它在价值体系中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生孩子已成为一种个人价值，一种要或不要的理性选择，而不是一种社会强加的义务。^①

生育率的下降和推迟生育

在生活机遇多元化的背景下，年轻人经常推迟要孩子的时间，直到他们完成教育，找到一份有条件抚养孩子的好工作后。年轻人对要第二个孩子和更多孩子的观点也非常务实：如果经济条件不够好，他们倾向只要一个孩子，以保证他接受良好的教育等，而不是有几个素质低劣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不仅生育推迟了，而且出生率也普遍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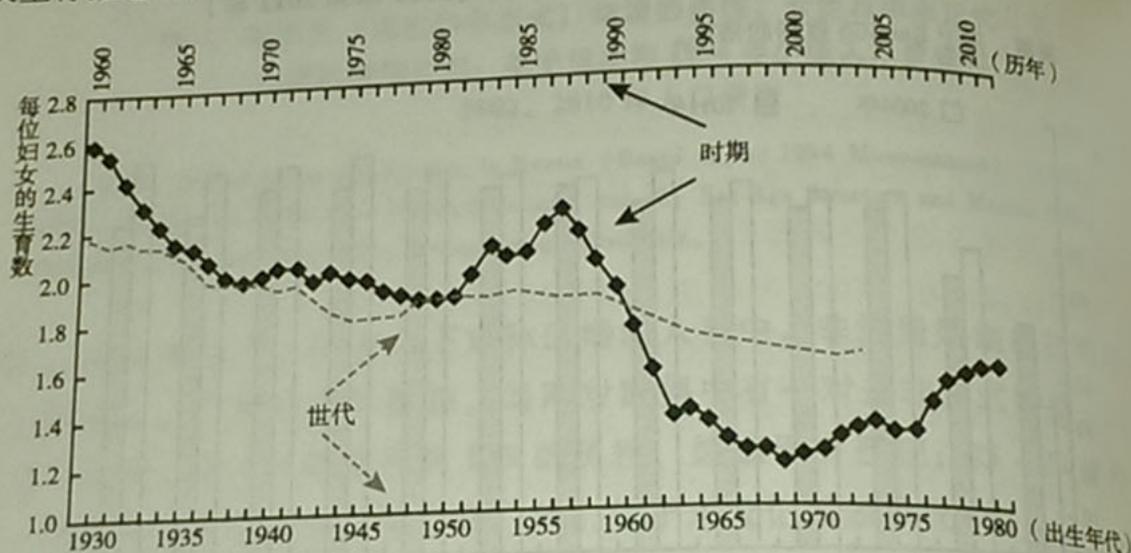


图 10 俄罗斯的生育率：不同年龄女性（1930～1973 年出生）和不同年份（1960～2011 年）的生育率情况

来源：Zakharov S. V., *Fertility Modernisation in Russia in the Past 100 Years*. In O. Glezer and P. Poljan (eds.) *Russia and Russia's Regions in the XX Century: Territory—Settlement—Migration*. O. Glezer and P. Poljan. Moscow, OGI. 2005, pp. 113 - 124; Zakharov S. V.,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the First to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19, 2008 (Special Collection 7: Childbearing Trends and Policies in Europe), p. 910, <http://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19/24/>.

图 10 呈现了按照年份（假定的世代）和年龄分组（女性出生年份）计算的俄罗斯生育率情况。这种生育率的对比显示，1987～1999 年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与特定情况有关，可能主要是受家庭形成步调的阶段性影响。事实

① Vishnevsky A. G., *Human Reproduction and Society. History, Modern State, Prospects*. Moscow, Finance & Statistics, 1982, pp. 154, 184.

上,从历年生育率的角度看,1960年后出生的女性,其生育率下降得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剧烈。

然而,生育率仍在继续下降。战后一代都不积极生育,整体上每名妇女孕有不足2.1个孩子。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已处于生育晚期,显然也不会达到高生育率,目前预计这批妇女平均育有1.6个孩子。

以女性年龄为区分的生育率分析表明,生育率不仅整体下滑,而且生育时间也在推迟(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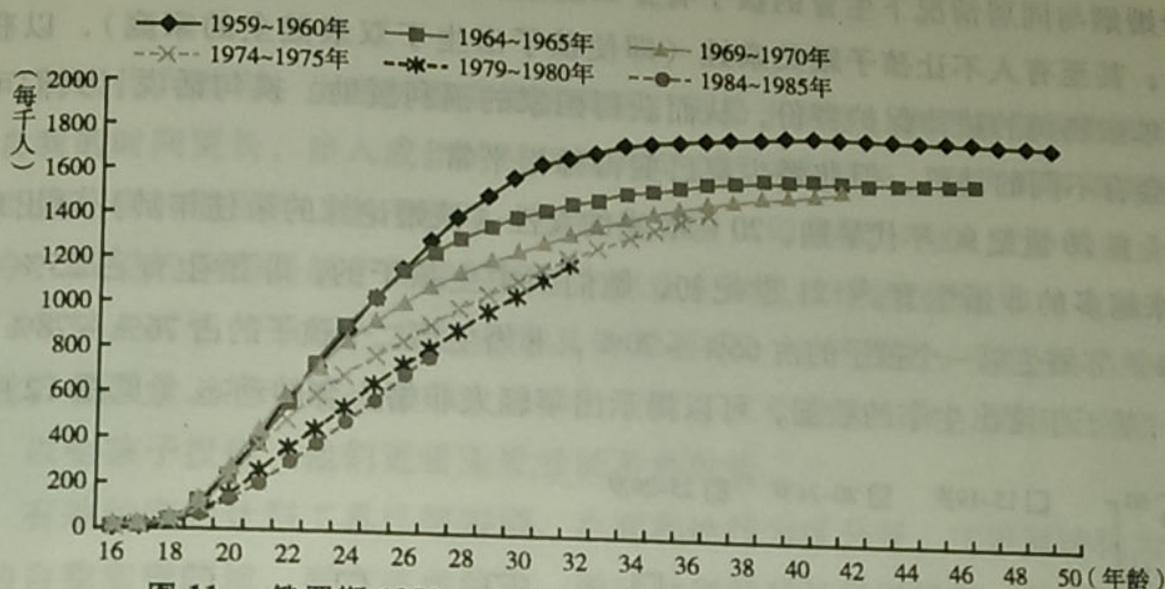


图11 俄罗斯1959~1985年出生的女性每千人的累积生育数

来源: 基于 RusGGS 数据的估算。

前三条曲线(见图11)代表苏联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前,进入生育年龄的几代人,后两条曲线代表转型中的两代人,底部的两条曲线代表当代青年。在推迟生育和女性掌控自己生育的时代,后改革时代与前几代人的生育状况不同。在过去几代人中,女性在35岁前,生育率通常会增加,之后则趋于平稳;而新一代女性的生育趋势明显持续到40岁。

这种生育时间分散的情况,是由于年轻人受社会后工业转向的发展阶段影响,尽可能优化自己生命历程的每一阶段。他们根据生活中具体和多方环境的不断变换,努力“调整”人生规划,以便在最佳时间、最佳条件,与合适的人生育自己渴望的孩子。^①

① Zakharov S. V., Fertility in Russia: The First and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hat is Fertility Modernisation? In Demographic Modernisation, Private Life and Identity in Russia. Conference proceedings. Moscow, 2002.



非婚生育的增加

由于非注册婚姻的合法性，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及非婚生育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过去，不小心怀孕会导致为掩盖婚前性行为的早婚情况。^①但如今，在正式婚姻外有孩子不再让人觉得可耻，而且实际上经常是出于两人的理性选择。

虽然一些夫妇在有孩子几年后，会去注册结婚，但许多并不觉得正式注册婚姻与同居情况下生育的孩子有什么差别。一些单身女性选择自己抚养孩子；甚至有人不让孩子跟父亲姓（即使孩子出生于双亲健全的家庭），以获得单亲妈妈的法律保护身份，从而获得国家的福利援助。换句话说，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动机，但非婚生育已变得稀松平常。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20~35岁的女性（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已出现越来越多的非婚生育。^②21世纪初，她们当中生孩子的，非婚生育占25%~30%。非婚生第一个孩子的占66%~70%，非婚生第二个孩子的占76%~78%。

基于年度出生率的数据，可以揭示出年轻人非婚生育的动态（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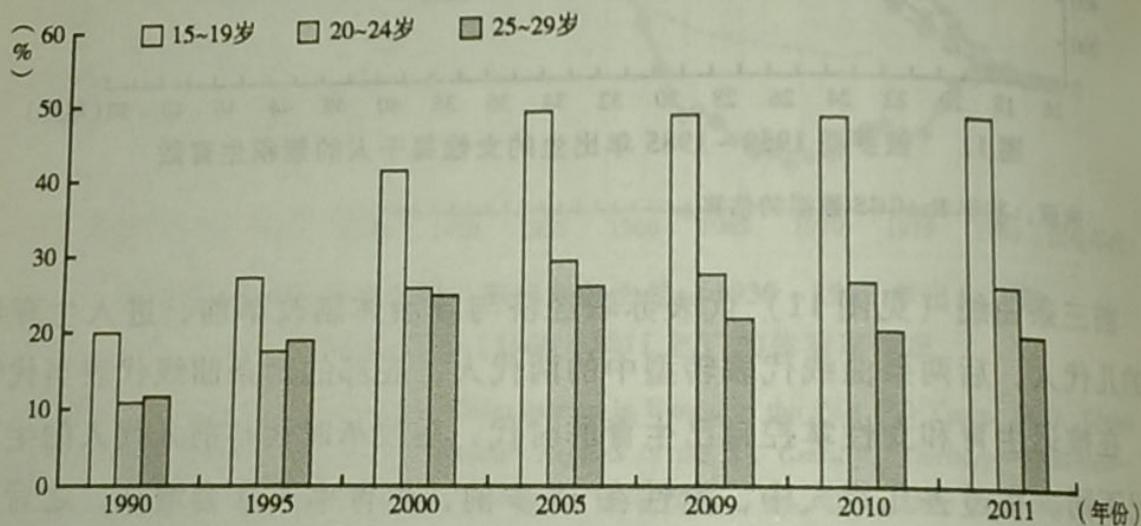


图12 俄罗斯15~29岁母亲中非婚生育的比例（1990~2011）

来源：Population of Russia in 2009. Seventeenth Annual Demographic Report. Editor-in-chief A. G. Vishnevsky. Moscow,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2010, p. 112。

- ① Golod S. I., *The XX Century and Sexual Behaviour Trends in Russia*. St. Petersburg, Aleteia, 1996; Gurko T. A., Ignatova I. V., Marital Choice In Russia in the Early 1990s, *Family in Russia*, no. 3, 1997, p. 51; Kon I. S., *Sexual Culture in Russia*. Moscow, OGI, 1997, pp. 262-312.
- ② Population of Russia in 2007. Fifteenth Annual Demographic Report. Editor-in-chief A. G. Vishnevsky. Moscow,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2009, p. 131; Demographic Modernisation in Russia, p. 106; Arkhangelsky V. N., *Factors of Fertility*, Moscow, TEIS, 2006, p. 171.

1990年, 15~19岁妈妈非婚生育的孩子占到所有出生孩子的比例达20% (20~29岁妈妈的这一生育情况略微超过10%), 这一比率在这20年年龄段, 最低的是在25~29岁年龄段。这是由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愿意同居, 而那些超过25岁的女性倾向于选择正式婚姻。

结 论

对当代人而言, 生命历程变得更灵活、更易于调整。由于接受教育和寻找自我的时间更长, 步入成年的过程和时间也就相应延长。当代俄罗斯青年并不像苏联时期那样, 急于获得一些社会身份, 即成家、为人父母和就业。如今, 威望的获得是基于良好的教育和职业, 以及投注的过程。^①

年轻人对于“质量”也有非常具体的要求: 生活质量、亲密关系质量和教养的质量。所有这一切都激励他们不断寻求合适的工作、家庭及亲密伴侣, 以给孩子投资, 他们更看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有效的家庭计划工具已将婚姻、生育和性行为区分开, 三者被转化为不同的自我实现领域。所有这些阶段, 通过时间的延长得以纾解, 并反映出个人的需求和观点。婚姻关系和生育时间的日益分散表明, 年轻人越来越推迟重要的人生阶段。

俄罗斯人刚刚获得有效管理人生最丰富的阶段——青年时期的机遇。他们正试图尽早开始规划生活, 从而按自身需求量身建构它。

^① Blum A., Sebille P., Zakharov S, pp. 158 - 159.